

聊斋
故事
选编

聊齋故事選編

第五集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聊斋故事选编

第五集

※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625印张 1插图 71千字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7,000

书号 10099·1543 定价 0.33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聊斋志异》是蒲松龄的著名短篇小说集。

蒲松龄（公元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年），字留仙，别号柳泉居士，山东淄川人。他生活在清代初期，十九岁考中秀才，以后再也没有考上去，只好当了三十年的教师，七十一岁成了贡生，七十六岁去世。

他平素喜欢搜集神仙鬼怪故事，听后就记录整理成篇，几十年的时间，写出四百多篇，完成了《聊斋志异》这部书。“聊斋”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字，“志异”是说记录奇特古怪的事情。

他较多接近群众，又一生不得意，满腔“孤愤”。因而，他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感受较深，对当时的不合理现象表示不满。他的文章多是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尽管写的是仙鬼狐魅，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投影。所以，《聊斋志异》的许多作品，既有值得重视的思想内容，又有想象丰富、构思奇特、情节曲折、境界瑰丽的艺术特色，成为人们喜爱的名

著。

为供小读者阅读，编选了这套《聊斋故事选编》。我们选取优秀篇章，保持原故事基本情节，力求传达原作精神，不拘泥于逐句今译，对不健康的段落、语句作了删节。

由于是个尝试，在选目、讲述等方面，欢迎读者提出意见，以便改进。

目 录

乔 女	(1)
神 女	(6)
长 亭	(19)
席方平	(36)
素 秋	(59)
胭 脂	(73)
阿 纤	(89)
瑞 云	(100)
仇大娘	(107)
珊 瑚	(131)

乔 女

山东省平原县有个乔女，她长相很丑：漆黑的脸上，竖躺着个平塌塌的鼻子；走起路来，还一瘸一拐的。她长到二十五六岁的时候，还没有来登门提亲的。

邻村有个穆生，四十多岁上死了妻子。他因家中贫困，只好把乔女招聘到家中。三年后，乔女生了个儿子。不久，一场重病夺去了穆生的生命。乔女和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日子实在不好打发，就抱着孩子回娘家求援。乔母把脸拉得老长，很不耐烦，乔女碰了一鼻子灰。打那以后，她再也不登娘家门，咬紧牙关，没白没黑地纺线织布，拉扯着孤儿度日。

同乡有个孟生，妻子去世了，撇下一个儿子，名字叫乌头，才一周岁，无人喂养。孟生急慌慌地要再娶个妻子，抚养孩子。媒人跑穿了门槛，总是没个中意的。一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孟生瞧见了乔女，正中自己的心意，就暗地里叫人向乔女表达了自己的爱慕心情。乔女对来说：“我们娘俩整天挨饿受冻，

也想找个靠山，从此不用愁吃愁穿，怎么能不愿意呢？可是——”她略微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我长得丑陋，难以见人，但是我自信自己还有一点儿德行，这就是我对穆生爱得专心一意。如今，我再去嫁人，就连这点儿德行也没有了，这样以来，我身上还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呢？”乔女的一席话，感动得来人频频点头。

孟生听了乔女的这番话，对她越发敬重，连忙托媒人带上金银首饰，外加现钱，去打通乔母。乔母见钱眼红，满口应下了这门亲事。又急忙来到了女儿家，硬硬地逼着女儿改嫁给孟生；然而，任她磨破嘴，乔女也不答应。乔母说出口的话不好收，骑虎难下，只好叫小女儿嫁给孟生。小女儿模样长得好，孟家的人听说后，都挺乐意，唯独孟生不肯答应。

隔了不久，孟生突然病死，乔女闻讯后，亲自登门吊丧哀悼。孟生没有近亲，村里的无赖恶棍，趁机来欺负，先是把家具抢得光光的，紧接着又谋划瓜分田产。孟家的仆人，也乘机拿些东西，逃得远远的。只有一个老妈子抱着乌头在孝帐里痛哭流涕。乔女见此光景，又难过又气愤。

乔女听说孟生生前和林生是好朋友，便直奔林家，对林生说：“夫妻，朋友，亲如手足，你和孟生

是好朋友，今天我特地来找你。我长得很难看，被人瞧不起，只有孟生了解我。人生难逢知己，那时，他向我求亲，我嘴上虽然拒绝了他，可心里已经默许了。现在，他离开了人世，家里又遭到难处，我当然要报答他对我的情意。不过，我给他抚养孤儿容易，对付那些无赖恶棍就不行了。孟家没有别的亲人，眼看着不去救一把，还算得上什么朋友？我对你也没有过多的要求，希望你写份状子，到县衙里去控告那些无赖恶棍。至于抚养孩子的事情，我全担下来了。”林生被她的深明大义所感动，连声说：“好啊！这我一定能办到……”乔女又说了不少的感激话，才告辞回家。

林生根据乔女的意见，动笔写状词替孟家申冤。那些无赖恶棍得到信儿后，上门威吓林生说：“你要和这些人过不去，可别说刀子不认人！”林生胆怯了，关门闭户，不敢出来，告状的事情更不敢提了。

乔女等候了几几天，没见动静，等到她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孟家的田产早被那些无赖霸占完了。这时，乔女的肺都气炸了，她挺身赶到县衙公堂上去告状。县官问她说：“你是孟家的什么人？”乔女说：“县官老爷，你掌管这一个县，还不是凭的一个‘理’字吗？要是有人来告状，他满口胡言，他们就

是再好的亲戚，也脱不掉问罪；要是说得有理，哪怕是走路的人，你也该听一听呀！”县官见她说话憨直，不懂礼数，喝斥了她一顿，又叫衙役把她轰了出去。

乔女一肚子冤屈无法申诉，就到乡绅门前去诉说。有个在官场混过事儿的先生，见她义气可嘉，代她到公堂上去诉讼。县官听了，立即派人下去查问，果然是这么一回事，就彻底惩办了那批无赖恶棍，把孟家被夺去的财产全部退还回来。

有人出主意，叫乔女留在孟家照看孟生的孤儿，乔女不同意。她把孟家的门锁得严严的，叫老妈子抱着乌头来到自己家里，另收拾出一处房子给他们住。凡是乌头日常用的东西，她总是和老妈子一块开仓取出来，自己一分一毫也不沾。她带着自己的孩子，照样过着穷苦的日子。

过了几年，乌头年岁渐大，她又聘请老师教乌头读书，自己的孩子就叫他种田做工。那老妈子觉得过意不去，劝说乔女叫自己的孩子和乌头一起读书。乔女说：“乌头的费用是他自己家里的，我花费别人家的钱教育自己的孩子，心里怎么能过得去呢？”

又过了几年，乔女替乌头积蓄了几百石谷子，把孟家的房屋整修一新。托媒人给乌头说了媳妇，让乌

头回到自己家里迎娶新娘。乌头苦苦哀求乔女和他一同搬过去，乔女拗不过他，这才同意了。乔女住在孟家仍然和从前一样，靠纺线织布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后来，乌头夫妻实在不忍心了，把她的纺车和织布机搬走藏起来，乔女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娘俩在这里坐着吃现成的，能安心吗？”于是，她每天起早贪黑地给乌头管理家务，叫她的儿子帮助乌头管理田地，好象他家雇佣的长工一样。乌头夫妻有了过错，她毫不留情面地训斥他们，如果不肯改正，就生气地收拾东西要走，直到乌头夫妻双双跪下，表示改悔，这才算完。

住了不久，乌头中了秀才，乔女又要告辞回家。乌头说什么也不让她走，还拿出钱来给她的儿子娶了媳妇。这样以来，乔女觉得更有必要叫儿子和儿媳搬回家去了，乌头夫妻眼看留不住他们，不声不响地在邻村给他们买下了百十亩地，这才送乔女的儿子媳妇走了。

后来乔女病了，她又提出来要回家，乌头舍不得叫她走，一定要给她养老送终。乔女临终嘱咐乌头说：“我死后，你……你一定要把我运回去殡葬……”说着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乌头给穆生重新修了坟墓，然后把他们夫妻合葬了。

（滕西奇）

神 女

有一位姓米的书生，是福建人。一次他到城里去，喝醉了酒，在大街上走着，忽听从一个高大门楼里传出阵阵箫鼓喧响的声音。他向周围的人打听，说是这户人家正在举行庆寿宴会，可是门前却清静得很，再一听，里面笙管鼓乐声响成一片。米生特别喜爱音乐，在酒醉之中也顾不得问那是什么人家，就想进去看看。便在附近街上买了祝寿的礼物，从门洞里投进了一张自称“晚辈”的名片。一个过路的人见他衣着平常，就问：“你是这老先生家的亲戚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那人说：“这家人是刚搬来临时住在此地的，不清楚是个什么官儿，可是非常富有，派头很大，既然你不是他家什么亲属，何必去求见呢？”米生听他说的有道理，也有些后悔自己莽撞，可是名片已经投进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大门敞开了，走出来两个年轻人迎接客人。这两个人穿着闪光耀眼，举止端庄大方，他们很恭敬地把米生请进门去。米生进入宽大的厅房，看见

一位老翁面朝南坐在正中，左右摆着几桌酒席，有六、七个客人，都象是贵家子弟。看见米生到来，都起身让座，连那老人也扶着拐杖站了起来，可是都没有离开席位。米生只好走上前去和老人寒暄了一番。这时，两个年轻人解释道：“我家老人家年迈体衰，行动很不便，我们弟兄们代为感谢贵客光临！”米生也赶忙谦让回谢。家人随即在宴席上加了一个座位，与老人的座位紧靠着，让米生坐下。不一会，席下有许多年轻女子吹奏起乐曲来。宴席桌后面设有琉璃屏风，屏风后面是女眷们的座席。鼓乐之声越来越大，致使宴席上的人无法再相互交谈。

酒宴快结束时，两个年轻人起身，分别用一种很大的酒杯向客人敬酒，这酒杯能抵得上普通酒杯的三个大。米生自知没有这样的酒量，正在感到为难，看见其他客人都接过了酒杯，自己也只好接了过来。四下里一看，主人和客人都很快干了杯，他也只好勉强干了一杯。这时那个年轻人又来斟酒，米生觉得全身疲乏无力，想起身告辞，那年轻人硬是拉住他的衣襟挽留他。结果米生喝得大醉，支撑不住，倒卧在地上。住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有人将冷水喷在自己脸上，这才清醒了过来。起来一看，客人都已散去，只有一个年轻人架着胳膊往外送他，于是便告辞回家。以

后，米生又从那条街上经过，听说那户人家却早已搬走了。

米生自城里回家以后，有一次去赶集，在酒馆门口遇见一个人，一定要请他进去喝酒。细端详这人，并不认识，只得跟着他走了进去，那座位上早有同村人鲍庄在那里。米生请问那人的姓名，说是姓诸，是一个在集市上修磨铜镜的人。米生问他：“你怎么认识我呢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前些日子，你在城里参加那家人的寿宴时我在场，你不认识我吗？”米生说：

“不认识。”那人又说：“我出入他家最熟，那老先生姓傅，可是不知道他是哪个省的什么官儿。你去祝寿时，我当时正在台阶下，所以认识你。”就这样，三个人边喝边说，直到天黑了才散去。想不到鲍庄竟在这天夜里死在回家的路上。鲍庄的父亲不认识那个姓诸的，就指名控告米生害死了他儿子。经官医检查，发现鲍庄身上有重伤，米生便以谋杀人命被判死罪，受尽了各种刑罚的折磨。只因姓诸的没有抓到，罪无明证，这才稍稍放宽了对他的监禁。

一年后，朝廷派的巡视官“直指使”到各地复核重大案件，发现米生是受冤屈的，便把他释放了出来。米生家中的房屋田产早已卖光，秀才功名也被革除。听说受冤屈的人，功名还有希望能恢复，于是，米生

便收拾了一下，带上个小包袱就往城里找官府去了。

这天天色将晚，米生走得很是疲劳，便坐在路旁休息。远远望见前面来了一辆车子，车两边跟着两个侍女。车子已经走过去了，车中人忽然叫停下车子，而且对侍女说了些什么。一会儿，一个侍女走来问米生道：“你不是那位米秀才吗？”米生惊奇地站起身，回答说：“是啊！”侍女又问：“为什么贫困到这般地步呢？”米生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侍女接着问：“你打算到哪里去？”米生告诉她自己想进城谋求恢复秀才的资格。侍女听完后，过去对着车里的人说了些话，一会儿又转回来请米生到车前去。车中人用纤细的手指撩起了车门布帘，米生略微抬头一瞅，原来是一位绝色的美貌女子！那女子对米生说：“您不幸遭到了意外的灾祸，叫人听了真伤心。现在选拔生员的学使官署，不是空着手能够和他们打交道的。可惜，路途上没有什么可以拿来送给你。”说着，就在发髻上摘下了一朵镶有宝珠的头花递给米生说：“这件东西可卖一百两银子，请你收下吧。”米生俯身拜谢，正想问问她的家世，车子已经离去，很快便走远了。米生终究想不起这女子是什么人来。他拿着头花琢磨：这上面装饰的这颗宝珠可不象是一般的東西啊，于是仔细收藏起来继续朝前赶路。



米生到了城里，找到学使署中，诉说了自己的情况，要求恢复“秀才”资格，官府上上下下都向米生索取贿赂。米生回到住处，拿出头花反复地玩赏，终究不舍得卖掉，又好好收藏起来。第二天便返回本村，可是已经无家可归，只好寄居在哥哥嫂子家里。幸好哥哥待人好，替他安排生活，使他能够继续读书。

到了第二年，米生进城参加选拔秀才的考试，迷路走进了一个山谷。因为正值清明时节，来郊外游玩的人非常多。只见有几个女子骑着马走来，其中有一位就是去年赠珠花的那女子。她看见米生后，停下马，问他到哪里去，米生详细做了回答。那年轻女子惊叹地说道：“你的功名还没能恢复啊？”米生不好意思地从衣襟下拿出了那枝带有宝珠的头花，说道：“我不忍心失掉它，所以还是个童生啊。”那年轻女子听说，顿时飞红了双颊。稍停，她嘱咐米生在路旁等一会，随即催马急速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使女飞马跑来，拿着一包东西送给米生，说道：“我家小姐说，现在到学使大人门庭求情的人象赶集的一样多，赠给你二百两白银作为谋取功名的费用。”米生推辞说：“你家小姐对我的好处太多了。我自认为考取一名秀才并不难，赠送这么多钱，我是不敢接受的，只